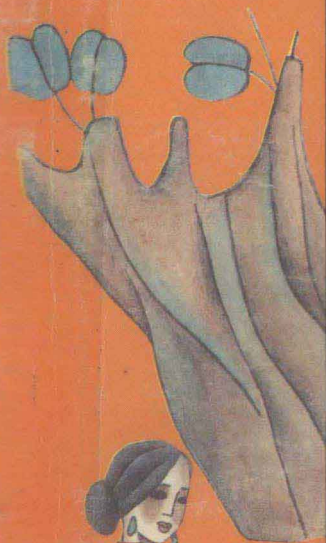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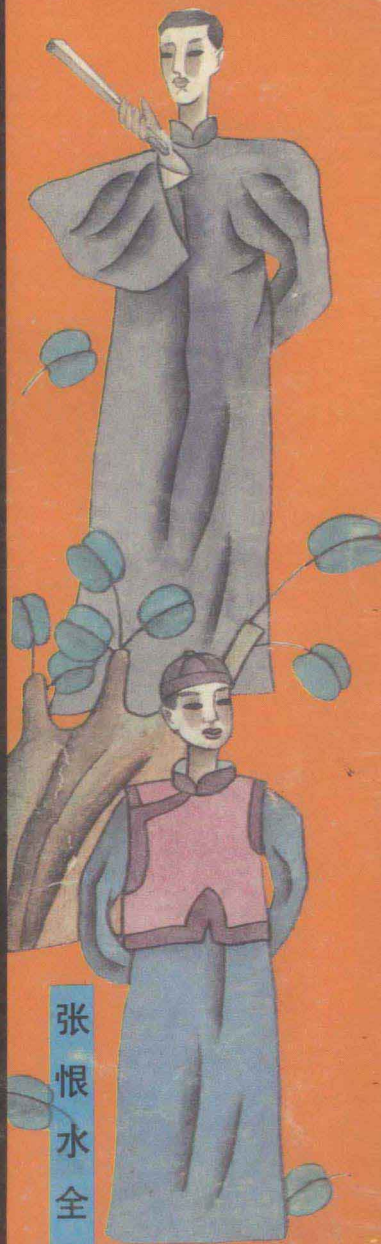


# 春明外史

张恨水全集



# 春 明 外 史

(长篇小说)

④

(晋)新登字2号

春 明 外 史

1—4

张恨水 著

•

北岳文艺出版社出版发行 (太原市解放路46号楼)  
山西省新华书店经销 丹东印刷厂印刷

•

开本: 787×1092 1/32 印张: 45.25 字数: 975千字  
1993年3月第1版 1993年3月丹东第1次印刷  
印数: 1—5000册

•

ISBN 7-5378-0795-7

---

I·773 定价: 共四卷 28.50元

## 第六十八回

心隔蛮弦还留芳影在  
目空螳臂起舞剑光寒

却说板井引着何杨二人，向东城来，过了东单牌楼，汽车一拐弯，转进一个小胡同。杨杏园心里很纳闷，这地方有什么好玩的？这时，汽车便在一家人家门口停了。那大门是个洋式的围墙，进里面是一所院子，院子里有一幢东洋式的房子。大门上挂着一丛草茎和白纸条一类的东西，在中国是个丧事人家树的引魂幡一般，在日本却是庆贺新年的东西。三人下得车来，板井一个人首先进门。杨杏园轻轻地问道：“这是板井先生……”府上两个字，还没有说出，何剑尘好像很惊讶似的，极力的扯了他几下衣服，不让他说。杨杏园会意就不作声。穿过那院子，只见那屋门上，一个玻璃电灯罩子，上面有三个字“琵琶亭”。将门一推，杨杏园吓了一跳，只见一个东洋妇人，拥抱着一个西装汉子接吻。他们虽然走进来了，那个东洋女子，却熟视无睹的，依然和那男子亲亲热热的情话。杨杏园一直到了此时，心里才为明白，原来是个日本妓馆，何剑尘所说有趣的地方，就是这里了。这里是个小过堂，四面是玻璃门围着，上去两层木梯，又进一重门，便是那半截楼式的正屋。当板井走到木梯边下，一个四十来岁东洋妇人出来，和板井一鞠躬，便伏到地板上的席子上。板井便站在木梯边脱鞋。杨杏园一想，糟了，我这两双毛袜，破了一个窟窿，这一脱鞋，岂不有伤国体？人急智生，便对何剑尘道：“呀！我一样东西，大概丢在汽车上

了，让我找来，请你等等。”于是抽身便出来，一脚踏上汽车。恰好汽车夫不在车上，连忙将毛袜和衬的线袜一齐脱下。何消片刻，把毛袜穿起，再把线袜罩在毛袜上，穿好了，再进门去，何剑尘也脱了鞋，站在梯上等了。这时，杨杏园也就大大方方的脱鞋。那东洋妇人，将鞋子一齐接了过去，放在梯子边一只木柜里，便让他们进去。这里面屋子的花格玻璃门，和外面护檐玻璃门，恰好夹成一条夹道。大家光着袜子，在这夹道里走。只一拐弯，那东洋妇人，推开一扇玻璃门，进了一间屋子。屋子里，什么东西也没有，不过上面有纱罩笼住的电灯，下面铺着整洁的东洋席子。这屋与别间屋，也是菊花玻璃格扇隔的，推开一重格扇，又进一重，一直走了三重屋，都是一个样子。最后一重屋，席上多了几方绸制的软垫，和一个四方木板的小火笼。笼里一只小火盆，正燃着熊熊的炭火。那个东洋妇人，操着极不规则的北京话对大家说道：“请坐下，请坐下。”于是大家盘着腿，团团的坐下。就在这个工夫，进来两个日本女子，都不过二十岁附近。两个人手上，各托着一只铜托盘。当她一推开那格扇门，早就蹲下身去，向这边带跪带鞠躬，满面堆下笑容，说了一句日本话。板井听着笑了，何剑尘也笑了，杨杏园也跟着笑了。她们将东西送过，是三个茶碗，三个小碟子，三双银筷。那茶碗里有大半碗有色的热水，也不知道是茶不是茶，水里浸着几丝一寸来长指头粗细的糯米糕，还有一两样不识的菜叶，飘在面上。这小碟儿，也只和平常的酱油碟子那么大，里头放着三四条一寸长的咸鱼，四五条豇豆般的小秧瓜，两三条咸萝卜片。杨杏园心里想着，这或者是如中国酒席上的小菜一般，一会儿还有好吃的送出来。但是

那两个日妓送了东西来之后，就坐在一处谈笑，并没有离开。接上来了一个年纪小些的妓女，手上托着一个木盘子，里面放着啤酒瓶和玻璃杯，到了面前，照例一跪一鞠躬。接上便和大家进酒。她敬酒敬到杨杏园面前，便操了日本话来问他。杨杏园摇摇头道：“我不懂日本话。”她就说中国话道：“你先生贵姓？”杨杏园道：“姓杨。”她就偏着头想了一想，说道：“哦！杨，姓杨，我明白了。”杨杏园道：“我可以问你的贵姓吗？”她倒是说了，可是闹了半天，还是没法儿懂。何剑尘才接过来道：“她叫川岛樱子。”樱子笑道：“对了，山大影机。”杨杏园听说，心想道：“你不说我还明白，你一说，我倒糊涂了。”便问何剑尘道：“是哪几个字？”樱子捉住杨杏园的手，便用一个指头，在他手心里东西南北，乱画了一阵，说道：“这个影，这个机，明白不明白？”杨杏园笑了一笑，也不说不明白，还是何剑尘说明了四个字，他才恍然。正在这时，照样的又有一个日妓，鞠着躬，送了啤酒进来，一直到第四个人头上，是个小小的身材。杨杏园一见她的面孔，好生面熟，仿佛在哪里见过。她原坐在板井身边，板井用中国话给她介绍道：“这位是杨先生，认识不认识？”她对杨杏园望了一望，说道：“认识。”又摇摇头道：“不认识。”杨杏园这时看清楚了，正是穿黑绒衣服，在北海溜冰的那个女子。原来她是日本妓女，这真是梦想不到的事情了。笑道：“你不认识我，我倒认识你。那天不是在北海溜冰吗？”于是私问何剑尘她叫什么名字？何剑尘和她说了一大串日本话，她笑着点点头，便坐到杨杏园一处，伸手递了一张小名片过来。杨杏园接着名片一看，乃是芳园杏子。何剑尘笑道：“怪不得你二位默契

已久，你看她的名字，把你的台甫，都已包括在内。”杏子问道：“说什么？不明白。”何剑尘又用日本话，对她说了一遍。芳园杏子对杨杏园望了一望，噗哧一笑。便将他的玻璃杯拿过来，给他斟上一满杯，说道：“请干这一杯。”杨杏园道：“我喝得不少了，不能喝了。”杏子将玻璃杯捧在手上，送到杨杏园嘴边，一定要他喝。杨杏园没有法子，只得就在她手上，喝了一口。何剑尘因对杨杏园道：“这也是未免有情吧？”板井听了何剑尘说，因问道：“什么？我不明白。”何剑尘于是说了几句日本话，把意思告诉他听了。板井一看这种情形，也就哈哈大笑。这时那山岛樱子，已经捧着一柄日本月琴，卜通卜通，弹了起来。杏子含着笑容，也就随琴调而唱，日本人说话，声音极是粗野，她那种歌调，却也不大受听。板井听了，倒很像是有趣味似的，另外拥抱着一个日妓，站了起来，在一边跳舞。那杏子眼睛瞧着板井，扯扯杨杏园的衣服，对着他笑。杨杏园又不能说什么，也对她一笑。何剑尘让杏子唱完了，使用日语和她谈话。谈完了，又对杨杏园道：“怪不得她对你很有意。据她说，她在长崎的时候，有个好友，和你很相像。”说到这里，故意说两句文言道：“所谓夫已氏，焉知非有白首之约，啣臂之盟者耶？”杨杏园只是以目示意，叫他别说。何剑尘哪里管，依旧笑道：“可惜你双方，言语不能了解。只好心有灵犀一点通罢了。”杨杏园道：“你这真打趣得无所谓，不让主人难为情吗？”何剑尘道：“主人翁正因为我从这说明，他要给你俩作撮合山呢。”杨杏园道：“全是你一个人的鬼，我要走了。”何剑尘道：“不会把你放下来作押帐，你放心坐下罢。”但是杨杏园以言语不通，只是喝那清淡的



啤酒，究竟乏味，坐了会子，一定要走。何剑尘见他不受强留，也只得由他，对板井道：“都走吧？”板井以为二人有事，便答应走。芳园杏子见杨杏园要走，又把半玻璃杯酒举起来，强要杨杏园喝下去。杨杏园见她捧杯在手，不肯放下，也就未便拒绝。杏子等他把酒喝完，转身就走开。一会儿工夫，她又跑回来，取了杨杏园的大氅，给他披上，临别的时候，她又是嫣然一笑。大家出了屋子，那个日本妇人，便在木柜里取出鞋子，让他各人穿上。那板井倒是很客气，把他的汽车亲送何杨二人回家。杨杏园到家，一脱大氅，忽觉胸面前有一阵香味，冲了出来。心想我身上并无一件香的东西，这香从何而来，这些日本妓女，身上的香料，实在不少，我只和她们坐在一处两个钟头，身上就会惹了这很浓的香味，怪是不怪？这样想时，大襟一掀，又是一阵香味，这香味从大氅里面出来，决不是粉迹余香，便拿起大衣来，仔细一看，却闻见那香气是从大衣袋里出来的，心想大衣袋里如何有气味呢？顺手向里一掏，却掏出两件东西来。第一件是一方水红绸手绢，却拴了一个同心结子。第二件是一张四寸全身相片。那相片上正是芳园杏子的芳影。他这就明白了，当大家动身的时候，杏子曾匆匆的跑了开去，然后又把大氅取过来了，不用说，相片和手绢，就是那个时候放进去的。她何以对我一面之交的人，如此做作呢？真个我和她的情人，有些貌似吗？杨杏园胡思乱想了一会，却又把手绢相片放下，转身一想，我这不是太傻。这不过是妓女一种谎话，藉以打动人心的罢了。我何必理她。这晚酒意很浓，老早的便睡了。次日起来以后，听差的忽然进来说道：“杨先生，有一个和尚要见您。”杨杏园道：“有一个和尚要见我？这



很奇了，我哪里认得和尚呢？但是管他认得不认得，见一见也不要紧，你请他在前面客厅里坐。”及至自己走到前面去看，原来就是出家的张敏生悟石和尚。连忙笑道：“悟石师，难得来的，快请到里面。”于是就把悟石引到自己这屋里来。悟石道：“杨先生大概不会想到和尚会来找你，就是和尚自己，也没有想到来找哩。阿弥陀佛，清水老师父前天在庙里圆寂了。他老人家圆寂以前，对我说了，叫我上五台去走一趟，我打算一两天内就动身。到过五台之后，我就要游历一番。说不定还要到印度去。”杨杏园拱手道：“恭喜恭喜！这是好事。我早就说悟石师的前途，未可限量。”悟石道：“我并不是来辞行，出家人也用不着辞行。我还是为老师父一件事来的。”说毕，在他的僧衣大衫袖里，掏出一个手抄本子，捧着交给杨杏园看道：“这是他老人家半生来所作的诗。不是和尚阿私所好，这诗很有可传的。他老人家虽然没有吩咐我保留，我也不忍抛弃。但是我飘荡天下，带着到处走，不是办法。我想把这事拜托杨先生。”杨杏园不待他说完，连忙说道：“请你放心，我可以负完全责任，将来可以找一个机会付印。”悟石笑道：“杨先生是此中能手，且请看一看再说。不要先依允了，后来一看诗不好，又停止了。”杨杏园道：“清水方丈这样道德清高的人，只看他行事，就不带人间烟火气，决不会做出不好的诗来。不好的诗，我猜他也就不至于做了。”说时，翻开那抄本，只见都是蝇头小字，誊写得很清楚。随便看了两首，诗的体格，在王维储光羲二人之间。笑道：“我就原说不错，而且不失出家人的本色。我一定留着印出来的。”悟石合掌道：“那就很为感谢，我要去了。”说毕，转身便走。

杨杏园送到大门口，他已扬长而去。由南城到悟石所住的庙里，路要经过袁卫道家，他心想袁卫道与清水感情很好，清水已经圆寂三天，这事不能不告诉他一声。因此特意到袁家去，把这事报告了。袁卫道听说，嗟叹不已，埋怨悟石，怎样当时不来说。悟石笑道：“老先生当时知道了，他老人家是去，不知道也是去。况且他老人家早起还是好好的，到了上午，先盘坐入定，后来嘱咐几句话，就圆寂了。就是要报告，也来不及。”袁卫道点点头道：“来清去白，好和尚。”后来悟石说要出去游历名山大水，走遍天下，袁卫道又赞赏不已。他的儿子袁经武也道：“我们空活一辈子，哪有这个机会？我也愿意出家了。”袁卫道笑道：“你也要出家？你没有那个福气。”他父子二人，都在羡慕出家，悟石微笑了一笑，向他们合掌打个问讯，转身就走了。袁经武道：“这个人出家不多久，就修得道德很高了，实在可怪。这样看来，不见得和尚都是坏人。从前我说看见和尚就生气，倒是错了。”袁卫道道：“靠你那股子火气，和出家人就没法子接近，你还说要出家呢。”袁经武笑道：“古人说，放下屠刀，还立地成佛呢，有一点子火气，那要什么紧。”袁卫道笑道：“别和我说嘴了，时候到了，上衙门去罢。”

袁经武一看壁上的挂钟，已经十点多了，实在也不能耽搁。戴上一顶帽子，套上一件马褂，便走出门来。偏是他出门走得匆促，忘记在家喝一饱茶。街边有一家新开的水果铺，陈列着许多红红绿绿的水果。于是一脚走进水果店，在果盘子里，拿起一个梨问价钱。这水果店里的掌柜，是个肉胖子，坐在那里也不动身，只把眼睛斜着望了一眼。袁经武

道：“这梨多少钱一个？”掌柜的道：“不打价，十六个子一个。”袁经武道：“这也不是那样顶好的东西，卖这些个钱，十个子，成也不成？”掌柜的嫌他不是好东西这一句话，不大受听，就没理他。袁经武倒也没有留意，又在盘子里将梨挑着看了一看。掌柜的高声说道：“你买不买？不买，就别乱动手。”袁经武道：“嘿！做生意人，和气生财，说话客气一点。这样大呼小叫的作什么？我没把梨掐一块，挑着看看，要什么紧。”掌柜依旧高声说道：“爱买不买，我们这东西就不让看。买一个梨，还不够你麻烦的，你给我出去罢。”袁经武道：“你又不是批发生意，一个梨当然卖，为什么这样凶？”掌柜的道：“我就有这样凶！你怎么样？”袁经武本来不屑于和这个人生气，看他那派骄傲样子，料他向来是这样藐视主顾惯了的。便冷笑道：“我没有瞧见过做生意人这样不讲理的！我问你，你是个什么来头？”掌柜的道：“告诉就告诉你，怕你告了我不成！我对你实说了罢，我们少爷是筹边使边防军营长。”袁经武不由哈哈大笑道：“就是这个，还有吗？”这吗字刚说完，耳边听见身后有响动，赶紧抽身望旁边一闪，只见一个穿灰色制服的人，拿着一根藤鞭子，向前扑了过来。幸喜袁经武躲闪得快，那人扑了一个空。袁经武瞪着眼睛说道：“你这人好生不讲理，怎样动手就打人？”那人举着鞭子拦腰又向袁经武抽来，口里说道：“揍你这混帐小子，你妈的！”袁经武倒退两步，又躲开了。那人追过来打两回，袁经武都不生气，惟他开口便伤人父母，就忍耐不住。便道：“要打就打，那很不算什么。我问你是掌柜的什么人？”那人道：“我就告诉你，看你怎么样？我叫毕得胜，是这里朱营长名下的弟

兄。”袁经武笑道：“那也难怪，你是要打人，向老太爷讨好的。可是我姓袁的，平生服软不服硬，你要打，我也不怕打。今天闲着没事，找个地方闹着玩两手，你看好不好？”这时，他们已闹到果子铺门口来了，街上人看见有个穿便衣的要和一个穿制服的打架，就停住脚来看。正这么闹着，接上铺子里又出来三个穿制服的人。其中有一个，是一套黄呢的制服，而且挂了指挥刀，这样子，大概就是朱营长了。他一看见袁经武，便喝道：“你是什么混帐东西，敢在这里胡闹？”毕得胜道：“营长，这小子他充好汉，要和咱们讲打。”朱营长听说这句话，早就挺着胸脯，抢上前来。袁经武不等他上前，已经退到街心。街心里的人，见有这样热闹的事，就围了一个人圈圈。袁经武道：“我说较量较量，决计不会逃走的。可是这地方，是来往过路的大道，咱们别因为打架，连累别人不能走道。就是南头，有一个大敞地。咱们到那儿去玩玩。”朱营长将两只手掌，互相将手腕一擦，说道：“好！谁揍赢了谁有理。咱们这就走。”街上几个警士，看见有人和朱营长在这里闹事，不解劝，责任所在，说去解劝，又实在不便上前。急得没法，只好轰看的人。现在听说他们愿意走开，喜出望外，自然也犯不着去干涉。那朱营长拖着指挥刀，挺着胸脯在前走，毕得胜拿着鞭子，和其他两个同伴，押解着袁经武，别让他逃跑。那些看热闹的人，哪里肯放，也就遥遥的跟了下来。到了敞地上，他们五人一站，周围又是站满了的人。袁经武早就看见了，他们并没有带手枪，就是朱营长身上有一把指挥刀，毕得胜手上有一根皮鞭子。可是到了这时，毕得胜两个同伴，各人在街上夺了一根扁担带了前来。看的人却都替袁经武捏着一把汗。他

在许多人中间一站，笑道：“怎么着，你们四位一齐上吗？”毕得胜一看袁经武从容不迫的样子，就料定他有点武术，和他一个对一个，恐怕有些敌不过。便道：“我不管那些，揍得赢的就是。”袁经武笑道：“全来也好，打得热闹些。我有话在先，凭着许多看热闹的人当面，请他们将来作一个证据。我若被你们打死了，不要你们偿命。你们呢？”毕得胜道：“自然也是一样。”袁经武道：“好！你们就动手罢。”在这一句之先，朱营长和他的同伴，丢了一个眼色，又把嘴一努，自己和毕得胜站在对面，让那两个拿扁担的，也各占一方，恰好四人各居东西南北一面。袁经武早看在眼里的，只不理他。当他说完了“动手罢”三个字，右边一个拿扁担的，对着袁经武的脑袋直砍下来。同时，毕得胜的鞭子，也由背后，横着抽了过来。袁经武且不理那鞭子，横着一只右胳膊，向右边扁担迎了上去，已算躲开了鞭子。可是那扁担不偏不歪，正砍在胳膊正中，只听见啣轧一声，哎哟一声，扁担中断，成为两截，那个拿扁担的人，竟伏在袁经武脚下。毕得胜还没看清楚，第二鞭子又来。袁经武身子一闪，毕得胜已窜到身边，他一伸手拉着鞭子向怀里一带。恰好左边那根扁担，也侧着扑了过来。袁经武两只手抓住毕得胜，已不能去抵御。他索性让那扁担来得近切，口里喊道：“好！我给你们一个玩意儿看看，身子一跳，左脚一踢，那一条扁担竟让他踢在半空，落到人圈子以外去了。扁担飞了出去，那人竟也会站不住，仰跌在地上。那毕得胜仍旧被袁经武抓着，摆动不得。袁经武笑着把手一松道：“就是这副本领，还凶什么？”毕得胜哪里还能打架，只觉两条被执的胳膊，像触了电一般，都酥麻了，便蹲在地

下，站不起来。那个朱营长，究竟位分高些，他早就没预备动手，除了冷不防拣两下便宜而外，便把这事，交付三个弟兄了。不料这三个人，都只战了一个回合，各各躺下，这自己还动什么手？呆在一边，却不知怎样好？袁经武对朱营长一拱手道：“营长，您不是说一齐动手吗？还有您没来较量，这场架还没分胜负，我得领教领教！您别瞧这三位都躺下了，一来是他们不留神，二来也是兄弟碰在巧上，未必您上前，也躺下来吧？”他说到这里，周围看的人，轰天轰地的笑了起来。朱营长逃又逃不得，打又打不得，便喝道：

“你这东西，打倒我三个弟兄，你还敢和我开玩笑？你叫什么？我要叫警察拿你。”袁经武道：“我们有言在先，打死人都不要偿命啦！怎么着？你们刚刚躺下，就要和我打官司吗？打官司我也不怕，咱们这一场架，总非得打完不可！”说着，身子只一耸，便立在朱营长面前。朱营长到了这时，势成骑虎，不打不行。他就存了先下手为强的念头，等袁经武过来，抽出指挥刀，劈柴也似的，向袁经武脑袋上身上乱砍。袁经武且不夺那刀，也不还手，只是东闪西窜，不让他砍着。朱营长虽然身上没有挨到一下，可是砍来砍去，老砍一个空，却累出一身的臭汗。袁经武老是这样躲来躲去，只把打架当游戏一般。朱营长越是着急，看的人越是好笑。袁经武也觉闹得够了，然后停住脚步，故意让朱营长砍将过来。身子一偏，朱营长往前一栽。袁经武然后提起后腿对他手腕一踢，将那一把指挥刀踢在地上。一伸手把刀拾将起来，笑着将朱营长一推，对他笑道：“念你是个军官，我不让你躺下。别说你这四个人，就是四十个人，也不放在我眼里。靠你们这样一点小前程，就作威作福，比你前程大的多

着啦，那还了得吗？今天若是别人，骂是让你们骂，揍是让你们揍了，遇着我教训教训你，那是你合该倒霉。我这算是十二分宽待你们，不要你们的性命，只扫一扫你的面子就得了。你们以后，别再这样子，第二回碰到我一样的人，就不能放过你了。你不信的话，我要两套玩意给你看看。”说时，将指挥刀拿在手上，当他是一柄单剑，就将左手一比剑诀，右手拿指挥刀向外一指，先起了一个势子，试了一试。然后上腾下扑，左盘右转，便舞将起来。他舞得一阵快似一阵，太阳底下，竟看不清指挥刀，只见一道寒光，在袁经武四周飞舞。舞到吃紧之际，空气中更是呼呼作响。那道刀光，几次逼近朱营长，离人只有几寸路，却又收回去，他吓得那敢作声。猛然间寒光一闪，袁经武就不见了。只听咣的一声，那把指挥刀落在地上。这个时候，看的人不由得轰然一声，都含有惊异的意味。那朱营长也就目定口呆，半晌说不出话来。再看先在地下躺着的那三位，这时勉强爬了起来，一点力气都没有。毕得胜道：“营长，我们今天白白的吃了这一个大亏，不能放过这小子。不知这小子是谁？”这些看的人里面，有嘴快的，便搭腔道：“论起这人，倒是别和他斗的好呢。他是袁卫道的儿子，父子俩，都练把式，他父亲从前还走标啦，谁不知道？”毕得胜道：“这人我知道了，还和咱们同事啦。他就在咱们二爷那里教把式。”朱营长道：“真的吗？弄到这样，咱们还有什么面子在这儿混事？得了，我也不回去了，另找上司去。若是找得了，咱们一块儿走，你就回衙门去听我的信儿罢。”

朱营长扑了一扑身上的灰，就雇了一辆人力车，到铁儿胡同鲁公馆去。这鲁公馆的主人鲁大昌，是一个现任巡阅



使，手下带有几十万大兵，拥有两省的地盘，他所用人，专以师长而论，就有一百多名。而且他极肯顾同乡，只要是他夕县的人，他总得给你一点事干。于是当时有了一种童谣。乃是：

会说夕县话，就把洋刀挂。

据人调查，夕县的男子，没有官衔的，只有两种半人。一是鲁大昌的仇人，二是没有出世的，还剩下半种人，就是不会说话，或不会走路的小孩。因为小孩里面也有少数挂官衔的，所以叫做半种。

朱营长原是夕县人，只因差事干得还好，所以没有去找鲁大昌。现在为了面子关系，只好靠着夕县话，去把洋刀挂了。他当时到了铁儿胡同，早就见胡同外三步一警，两步一兵，杀气森严。朱营长原知道鲁大昌在任上，不过到公馆去找他的留守副官，现在看这个样子，胡同里已经戒严，不知来了什么人。自己穿了一身武装，又不便上前去打听，只好离了胡同口，远远的站着。只在这个时候，只见马路上远远尘头大起，几辆油亮崭新的大汽车，风驰电掣而来。车子两边，各站着两个挂盒子炮的卫兵。车子里面，却是些打扮得花枝招展的女子。一辆车里有五个的，一辆车里有半打的，但至少也是四个。看这些女子的装束，一望而知，是窑子里的姑娘。一辆一辆的过去，一直过去六辆，都进了鲁公馆。朱营长心里一想，这除了鲁大帅自己来了，不会有别人，这样大叫条子。他自己在这里，要碰上机会这就更好办了。自己躊躇了一会子，只得大了胆子，走上前去。那守卫的兵

## 第六十八回

士，看他的肩章，知道他是一个军官。走上前一步，问他是哪儿的。朱营长不敢说是见大帅，只好说是去会黄副官的。兵士一听他的口音，明明是夕县话，不敢得罪他，就让他进胡同口。到了号房里，朱营长掏出一张自己的名片，让传令兵送了进去。他所要会的这位黄副官，也是和鲁大昌一样的人，非常的照顾同乡。他一见有同乡前来拜访，而且又是一个营长，当然不能拒绝，便说一声请。朱营长到了副官室里，不由大出乎意料之外，却是满堂不可思议的怪客，简直不愿意进去。要知道是些什么怪客，且听下回分解。